



T A I W A N M I N G

J I A S A N W E N

C O N G S H U

丛书策划 王金月 主编 牛志强

古蒙仁 著

天使爸爸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天使爸爸

台湾名家散文丛书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山东省版权局
著作权合同登记章
图字:15-97-07号

台湾名家散文丛书

天使爸爸

古蒙仁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95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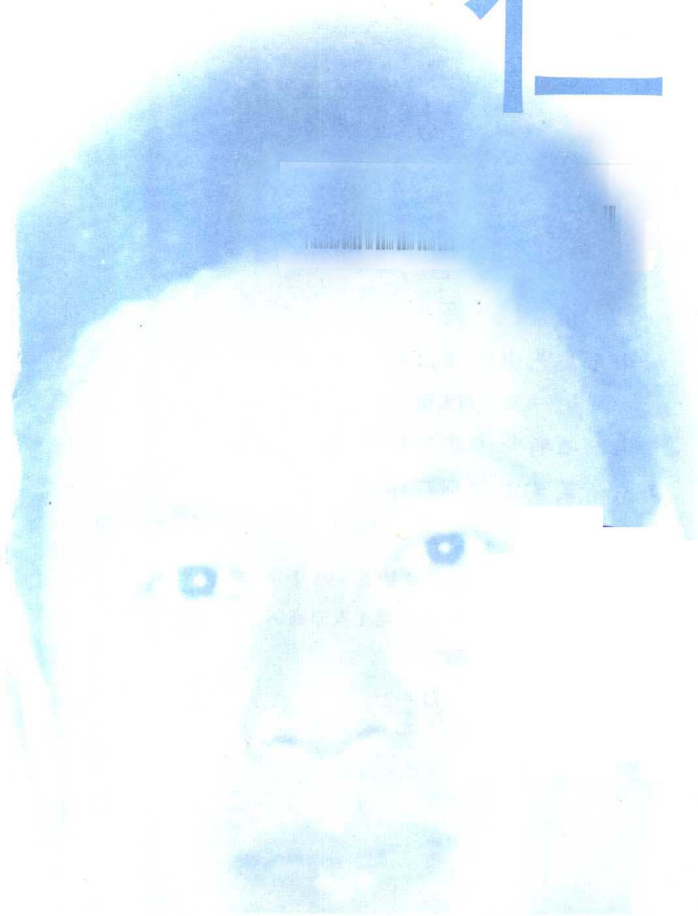
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

ISBN7—5329—1471—2

I·1294 定价8.10元

古蒙仁



盼人人能拥有最珍贵的感情

近三四年來，我对写作相当率性，既无计划，也没目的。想写时，可以一鼓作气，夜以继日地写个不停；不想写时，也可以荒废经年，连纸和笔都懒得碰它们一下，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写作这回事，每天优哉游哉地过日子。

这种日子虽然懒散，却能乐得轻松，因为写作毕竟是件费时且耗神的工作，案牍劳形，煮字疗饥，给自己带来一大堆压力，弄得生活一团糟，这种事我可不干，没有理由非写不可，或者有理由可以不写，自然大喜过望，乐得袖手旁观，暂且做个闲云野鹤。

但懒散久了，自己的良心也曾不安。日子过得好像不很踏实，毕竟写作是我多年来的习惯，是我赖以思考，寄托感情最直接、有效的一种方式，一旦疏于耕耘，坐令心园一片荒芜，感情也会逐渐钝、干涸，生活仿佛失去了重心，日子一片空白，蓦然回首，也会令自己感到一阵惊心、惶恐，于是又乖乖地回到书房，重拾秃笔，老实实在地当个爬格子的动物。

这些年来，我就是在这两种极端的心态之间摇摆。断断续续地写了不少的文章，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留下了点点滴滴的纪录和回忆，居然也到了可以结集出书的地步。当初或许是无心插柳，如今却可欢喜收割，我才惊觉，一个创作者的内心世界，原来就像大自然的生态环境，本身就具有平衡、整合的功能，创造力才能生生不息，欣欣向荣。

此一发现，对我产生了莫大的鼓舞作用，因为自己差点就掉在自己设的陷阱之中，找不到出路。在这之前，我曾有过一阵创作的低潮期，对写作非常排斥、倦怠，对自己是否还能继续创作，也失去了信心。我把自己推向一个极端的困境，过着自我放逐的颓废生活，差点就成了过河卒子。如今能顺利地摆渡回来，不禁有浪子回头、浴火重生的愧疚和喜悦，对心灵世界的平衡、再生的功能，更有了新的认识和体悟。

问题可能是，过去我把创作看得太神秘、太严肃了，远远超过了我所能了解、负荷的程度，才会把自己逼进那深不可测的黑洞中，差点就在那儿缴械投降，就地正法，成了无主的孤魂。

那么，这本书的出版，对我应别具意义，原来写作也可以这么轻松、愉快，能让人率性

而为。想写，就写；不想写，就把笔扔了，整修内部，暂停营业。反正来日方长，何必急于一时呢！

这本集子，虽是无心插柳之作，然而某些篇章，却是呕心沥血的作品，其中尤以纪念父亲亡故的两篇——《鼾声乍息》和《溪山秋色》，几乎是蘸着我的血泪完成的。事隔多年重读，那份人子的伤痛之情，跃然纸上，宛如昨日，依然令我热泪盈睫，难以自己。

而《龙子难缠》、《忍者怪猫》、《天使爸爸》这三篇，则是写我的一对宝贝儿子。初为人父的喜悦，以及对他们的关爱之情，今日读来，依然令我开怀不已。看着他们逐日成长，自有一份欣慰和骄傲，也可告慰父亲在天之灵，当日父亲所加诸我的爱，我必加倍回报在他的两个孙儿身上。

谨以此书，做为我以人子、人父之身，对他们所做的一项庄严的承诺。并希望普天之下的父子，都能拥有这份最珍贵、美好的感情！

古蒙仁

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日于天母寓所

目 录

- 1 盼人人能拥有最珍贵的感情

辑一：家有龙子

- 3 龙子难缠
13 忍者怪猫
20 天使爸爸
25 现代封“蝉”记
35 平安神袋
47 鼾声乍息
62 溪山秋色
67 天公疼憨人
70 姚氏潜艇

辑二：都会集锦

- 77 地毯小径
82 火烧高速公路
96 安全岛陆沉记
105 赵茶房的喜宴
116 大哥大与呼叫器
125 天母沦亡记

134	外有恶犬
146	人蚊大战
160	新角头大哥梦
169	蒲扇与凉席
174	抛物为快乐之本

辑一：家有龙子

龙子难缠

小儿出世，正好赶在婴儿潮的“龙年”。一般人都以为我和太太必然经过缜密的计划，才能得此“龙子”，真是高估了我们的企划能力。不瞒您说，此龙子降世，完全出乎我们预料之外，天地没有异象，斗室亦不曾生辉。好像岩块里蹦出的孙悟空，说来就来，真个让老子和老娘措手不及。

回想结婚之初，我和太太都是新手，对于婚姻生活颇难适应。别的不说，单说睡觉好了，我打了三十几年光棍，卧榻之侧从不容他人鼾睡，这下突然多了一个女子，而且这女子的卧榻之侧也不曾容过他人，一张小小的床遂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。为了争夺翻身之地，两个人辗转反侧，从没有一天能好好睡个觉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哪有时间 and 心情去想家庭计划？因此当半年之后，太太出现怀孕的征兆时，我们两人都吓了一跳。去看妇产科的结果，证实太太果然怀孕了，我这才由惊转喜，赶紧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准备做一个爸爸。太太的心情则比我复杂多了，因为孩子就在她的肚

子里，平添出来的这块肉，固然孕育了无限的希望，也增添了许多不便，尤其是生产时的痛苦，更是普天下做母亲的梦魇。太太每想到这儿，便会惶恐地蹙起眉头来。

但妈妈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再大的苦难都能够一个人承担，随着产期逐日接近，太太的肚子已隆起有如一座小山，原本苗条的身材完全变形走样不说，还得忍受小家伙在里头频频造反。小家伙对他未曾谋面的老娘一点也不客气，大概闷在里头十分难受吧！动不动就拳打脚踢，打得老娘叫苦连天，有时睡到半夜，都会痛醒过来。这时她只好向我讨救兵，拉着我的手在她肚皮上逐一搜索，小家伙一有动静，就要我立即反制。一对未曾谋面的父子，隔着母亲的肚皮，大玩捉迷藏的游戏，真是新鲜有趣。小家伙精灵得很，声东击西，神出鬼没，我这老爸挥棒连连落空，徒呼负负，只有等他出世再来算账了。

千盼万盼，终于盼到了小家伙出生那天，一大早我就陪太太到了荣总的产房，推门一看，不由暗叫一声苦也。这天不知是什么黄道吉日，居然有那么多产妇待产，病床不敷使用，只好在走廊里生产了。据护士小姐说，自从龙年以来，该院每天都有人满之患，能排到一床已算上天积德。既然要得龙子，只好将就

点吧！说完推来一个屏风，往墙角一隔，就算是太太临盆的地方。环顾周遭，只要是能容得下病床的角落，横横竖竖躺着的都是待产的产妇。情况如此，夫复何言？

龙子，龙子，多少迷信与虚荣假汝之名横行？如今老爸老妈都认了，只希望你赶快降世，少给我们折磨了。看着太太的阵痛逐渐加剧，在狭窄的病床上翻腾不已，我只能喃喃地祷告上帝了。

这点小家伙倒是够意思，只折腾了妈妈两个小时，便哇哇地哭着降世了。“是个龙子！”操刀的产科医师走出产房，劈头就对我说恭喜。听他说母子平安，悬宕在我心头的那颗千钧巨石，这下才得以轻轻卸下。老实说，对于是不是龙子，我并不在乎，我只关心母子是否都能平安。就在我前面的一对夫妇，显然生产并不很顺利，当医师护士频频出来和他交换意见，问他是要婴孩还是母亲时，那先生的脸色惨白有如一张白纸，左支右吾，就是无法遽作决定，走道上围观的人都为他着急和难过。面临这样的抉择，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方寸大乱，任何答案都足以摧人心肝，生死之别，原来就在这一线之间。

没多久，小儿已换洗一净，身上裹着毛巾，安静地躺在育婴室里。对于这个新生的生

命，尤其是自己的骨肉，我真是充满了好奇。隔着育婴室的玻璃窗，怔怔地望着，很难相信就是昨夜还在太太肚子里和我打游击的家伙，如今总算露出真面目了。瞧他那厚厚翘翘的嘴唇，简直就是太太的翻版，至于那高挺的鼻梁，大概是得自我的真传了，除了这两个特征，再也找不到和我们两人相似的地方；看得我一头雾水。不过看他一切正常，能吃能睡，也堪告慰吾家祖先了。

太太因是自然生产，产后十分虚弱，需有人随侍在侧，这担子自然落在我身上。可是病房同样暴满，一床难求，护士小姐如法炮制，又要我们睡走廊，这下可把我整惨了。太太好歹还有个床铺可栖身，我却只能打地铺，临时去买了一张躺椅凑合凑合。这还不打紧，当天晚上的产妇据说是破天荒的，产房里灯光通明，产后的妈妈们一个个被推到走廊来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护士小姐就要进来与我沟通，要求我们把病床往里挪。一再让步的结果，已退无可退，只剩墙角一隅，我的躺椅几乎要挤到太太的床下了。

即使情况如此危急，产妇还是源源而来，横七竖八的病床，把走廊挤得水泄不通。有的呻吟，有的哀号，再加上各种嘈杂的声音，整条走廊好像野战医院，在昏暗的日光灯照耀

下，显得尤其凄惨。不用说，我是一夜无法阖眼了。

一连三夜，我都似睡未睡，白天到育婴室看小家伙时，眼皮都似睁非睁，累得猛打哈欠。小家伙倒是心安理得得很，每次我去探班，都睡得不亦乐乎，两只眼睛始终眯成一线，片刻也不曾打开过，看得我又羨又妒，心想：这家伙一出世就将自己的快乐建在老爸的痛苦上，真该罪加一等，日后若要算账，当然连本带利都要算个清楚了。

出院之后，我更没好日子过，为了恭迎这个龙子，家里早就乱成一团，婴儿床、洗澡盆、尿布、牛奶、牛奶瓶、奶嘴等大大小小的婴儿用品，堆积如山；加上太太坐月子的中西各式补品，房子里经常弥漫着乳臭与药草混杂的气味，熏得我头晕脑胀。丈二金刚没事穷忙，当然于事无补，幸有母亲大人前来坐镇，局面才稳定下来。

母亲年近六十，这才抱到第一个孙子，既是金孙，又是龙子，喜上加喜，怪不得乐得两片嘴巴都合不拢。家里四兄妹，我排行老大，却最晚成婚，甥侄成群，有些已届适婚之龄，一天到晚被他们调侃揶揄。如今一举得男，多年晦气一扫而光，连母亲都刮目相看，父因子而贵，莫此为甚。光凭这点，小儿的功劳簿上

就该记上一笔，将功赎罪，咱们父子两人的前世恩怨正好扯平，今后可是谁也不欠谁了。

话虽这么说，我还是觉得我欠他的较多，否则我就不会那么无怨无悔地对待他了。每天下班回到家里，第一件事就是冲到屋里去看他。小家伙还是那副爱理不理的样子。照常睡他的大头觉，不幸被我吵醒了，还会哇哇哇地猛哭，以示抗议，总要母亲或太太伸出援手，他才会停止，让老爸下不了台。

幸好老爸的脸皮够厚，前仆后继，卑躬屈膝，只为了逗他一笑。有时在睡梦中，他也会咧嘴一笑，常笑得我受宠若惊，不知所措。后来母亲才告诉我，那是笑神在逗他。我活了半辈子，从来没听过什么笑神，专门在逗婴儿发笑；我想笑神一定是最幸福的神祇了，因为他每天都可看到天底下最纯真、最可爱的笑容。

可惜笑神上门的机会并不多，反倒是哭神常来光顾，因此大部分的时间小儿都在哭，而且中气十足，声若洪钟，半夜哭起来声势更是惊人，每天晚上我总要被吵醒好几次。母亲忙着喂奶，换尿布，太太在一旁干着急。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，跟着忙进忙出，干的尽是打杂的事。好不容易回到床上闭上眼睛，他的哭声又起，一切又得来过一回。等到小家伙心满意足地安静下来，天已差不多亮了。怪不得我